

新香艳小说首席女作家玻璃唇

比张小娴更妖娆，比李碧华更魅惑

冷月暗香魂

杜十娘

鹤顶红系列人鬼情

六百年了，华服已蚀，肉体不在，我只是一具白骨，
却不肯转世，因为我怕，怕转世再生为女人，再遇男人如李甲……

玻璃唇◎著

朝華出版社

鹤顶红系列人鬼情

冷月暗香魂

杜十娘

玻璃唇◎著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冷月暗香魂 / 玻璃唇著. —北京:朝华出版社,

2005.8

(鹤顶红系列)

ISBN 7-5054-1365-1

I. 冷... II. 玻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2198 号

冷月暗香魂

作 者 玻璃唇

策划编辑 田 辉 张宏宇

责任编辑 张宏宇

特约编辑 李耀辉

封面设计 门乃婷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68433188(总编室)
(010)68413840 68433213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88415258(发行部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字 数 180 千字

印 张 8.5 插 页 1

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版 别 平

书 号 ISBN 7-5054-1365-1/G·0734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我又回来了，一身白骨，一箱珠玉，站在沙滩上，身边躺着刚刚被我从水中捞起的女子，她已无气息，我救迟了她。

远处的城市灯火辉煌，六百年了，我日日在水里将那城窥望，看它日益繁华。

我是一只鬼，除了夜里看城，白天便在水下打开我的百宝箱，一粒粒的看那些珠宝，翡翠、玛瑙、猫儿眼……聚敛了我一生的时光。

我知道鬼要这东西是没有用的，但我舍不得丢了它，那些珠宝里有我一世的历史，阅人无数，终还是读不懂一个男人，他叫李甲。

六百年了，华服已蚀，肉体不在，我只是一具白骨，却不肯转世，不肯投胎，不肯开始另外的一生一世，因为我怕。

是啊，我怕，为了鬼我仍怕，怕另外转世的人生，再为女人，再遇到男人如李甲。

于是我宁肯在水底看着自己的肉体，那曾经迷惑过无数男人的肉体，被鱼虾一点点吞噬，也不去孟婆那儿喝一口汤。鬼差抓我，苦苦哀求，拿珠玉贿赂他，他大声斥我：杜十娘，你不可上岸作怪，不可水底做冤鬼兴风作浪，可能应了我？

忙一一应他，他便放了我。

伸出白骨粼粼的五指，这女子的皮肤好滑，一如当年的我。

可惜死了，一缕芳魂，在我刚拉她出水面的时候，便离了肉身，我紧唤慢唤叫不住她。

噢，想问她为何投江？可也是男人负了她？却是问不着，那魂儿急着贪恋另一世的浮华。

冷月暗香魂



杜十娘

2

不救也罢。

月华如舞台的灯光，把我的白骨印在沙上，一根一根，实是丑陋之极，还是进水里吧，水下我看不清自己的模样。

宝儿，宝儿，宝儿……

是男人在唤她。

唤声如狼嚎，显是受了伤。不禁胸骨一痛，那里无心，但骨头会痛，我坠水时，李甲不曾这样唤我。

忙拉那女子尸身至石后匿藏，看看那男人是何等模样。

剑眉、星目、红唇、肤微黑，身形高大，显然是一个潇洒英武的少年郎。

宝儿，宝儿，宝儿……

他身后随了一群的人，也是大声地唤，招魂一样。

别人声线焦灼，独他忧伤。我在石后看他，可是负了心，做戏给人看，才故意弄得这等慌张？

男人的情，不能听言语，看表面，需剥开了心，才能弄得清真假。

这是李甲送我的课业，六百年了，我反反复复研究它。

我想看看这男人的忧伤是真是假。

人群渐远，我看着那女子的肉身，边用十根白骨手指轻轻地揭她的皮，边喃喃地问她，为什么死呢？过了六百年，你为何还要学我？

她不回答。

皮落了下来，月光下好生精致，绢纱一样。我撑起来，抖落，展开，穿衣一般披在身上，真是一件好皮囊。

我不由地临水照影，现在水波里不再是一具骨架，它已丰满，曲线玲珑，肢体婀娜。

宝儿、宝儿、宝儿……

唤的人又回了来。我忙把那无皮的肉身扔下了江，且穿上她的衣裳。

这衣裳好生奇怪，我穿着不太舒畅。肩紧，领硬，银灰色，是当

下世上叫的什么职业装。哪若我那时穿的衣裙，织锦缀花，行时生香，坐时也生香。

那男人见我立在水边，忙跑了来，一把拥住，宝儿，我可找到了你。

泪水一粒粒落下，打湿了衣裳，我的骨头也被敲得生痛。难道六百年后男人的眼泪也增加了分量？

我不曾拥他，我的怀里抱着百宝箱。

他又道，宝儿，你总是不肯原谅我？

我原谅他什么？原是不知首尾，怎么原谅？我惟有看他，不说话。

他说，宝儿，你好凉，我送你回家。

我站着不动，家？家在什么地方？

众人过来，一阵劝说，皆劝我与遇春回家。

遇春？六百年前，李甲倒有个知情知义的朋友，也叫遇春的，可就是他？

我不出声，默默打量。他看了看我，然后说了几句，令众人散了。自己脱下了身上的外衣，披我肩上，且伸手取那百宝箱，说，宝儿，这个给我，我帮你拿。

我摇头，这个怎能予他，男人皆是信不得。六百年了，李甲卖我后见到珠宝时的那副贪婪样子，我至今记得。但我仍一手抱着百宝箱，一手伸出。

他懂我意思，便马上握着。于是我任他牵着我的手，走往那人世的道路，万家灯火，千丈红尘，我又踏足归来，虽是一只披了人皮的鬼，但也是一个男人牵回了。我。

前路茫茫。

冷月暗香魂



他送我至一栋楼房，六层 B 座 27，我默默随他。

房间大而素雅，以粉白为主，四下设施对一只久未临人世的鬼而言，实在奇特。

他又抱我，且在我耳边说，原谅我，宝儿，我迫不得已。

呵，一句多么熟悉的话，李甲也讲过的啊，六百年了，负心的男人难道没有进步，只会说这么一句推搪的话？

我不回答。

他看我，咬了咬牙，又说，宝儿，不原谅我也可，只是答应我，不可胡思乱想，做出什么傻事，好吗？

我点头，傻事已做，他不知也罢。

至于你爸爸，这段时间，我会好好照顾他，你放心好了。他看着我又说，一脸尴尬。

哦，我还有爸爸？不不，应该是我这张皮囊还有爸爸。我那一生是不知父母的，只叫那老鸨妈妈。

然后他走出了房，临出门之际，仍说，睡吧，好好休息一下。

我站在门口，看他背影，却喊出了来到这人世的第一句话，柳遇春。

他回首看我，表情错杂，好似我不该连名带姓地叫他。我心下明了，我猜得没错，他就是柳遇春，轮回了六百年，我却以这样的方式见到他，那么李甲在哪？

他看着我，我缓缓地关上门，不再看他。

六百年前，他与李甲同游教坊司院，二人一样的风流倜傥。李

甲恋我，院中姐妹徐素素爱上了他。谁知他来一次，再也不至，弄得素素枉自牵挂。求李甲牵线，李甲笑说，那柳遇春是一等一的情圣，自幼与他表妹青梅竹马，不会贪恋这烟花巷。

他不贪恋这烟花巷，今生却令女人为他自杀。可见男人，永不是女人依靠的柱梁。

不可为人，一为人便要遇到前世今生的孽障，我还是回到水中，做一只鬼且安生吧。

墙上四处是画。画里皆是那叫宝儿的女子的模样，或颦或笑，或纯或媚，我不由一路细细看下去，直至看到一张大床上方一个男人的像。

那是一个中年男人，高额方颐，眼神流光，宛然会说话。哦，这眼光与宝儿极像，难道这男人是宝儿的爸爸？

突然一阵刺耳的声响。

我一阵惊惧，不知是什么东西。忙跑去看，一个方匣子，被震得铃铃响，忙战惊惊地拿起，铃声不响了，却有人在里面说话。

喂，孙宝儿吗？是个男声。

我忙嗯了一声，看来这个宝儿姓孙。

明天九点到市体育场，那儿有一场秀要走。

秀？什么东西？我仍是胡乱地嗯。

你是不是睡着，只会嗯？那人问，且边问边笑。

我仍是嗯。

我还是给遇春打个电话，真怕了你这糊涂虫。那人说完便“咚”地一挂。

管他。明日我便走了，先还是看看当下人类的生活吧，我在屋里走来走去，终找到洗澡的地方。脱下了人皮，泡在水中洗刷，江水太咸，别腌脏了宝儿的冰肤雪肌，无端地糟蹋。

洗了又洗，我看见了浴镜中自己的那副骨架。

它无欲无望，因害怕而躲避尘世的一切。

它一根一根，白得好像一句句真理一样。

我已习惯面对它。

冷月暗香魂



拎起了人皮，抚摸一下，丝绸般光滑。不禁怜爱，拿至妆台上，描细的眉，抹白的粉，涂淡淡的胭脂粉红，唇轻轻一抿，又是那倾国倾城的一点红。

画好细看，不由痴了，这样美的人皮衣裳，多找来几件，复至水下，不也可作只繁复多样花红柳绿的鬼么？

想至此，不由一凛，鬼差的话又至耳边巨响：杜十娘，你不可上岸作怪，不可水底做冤鬼兴风作浪，可能应了我？

已是应了的，不要再妄想。

穿上人皮，走至阳台，夜风习习，星辰满天，有人向这边眺望。

我是一只鬼，我能看见一切人类不能看见的。

那是个男人，在远远的一个阳台上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圆筒，向这边眺望。

看来这个宝儿早已吸引了这男人的目光。

我突然顽皮，对着那圆筒往下脱人皮，一点一点，直至脱到我粼粼白骨，拿着人皮向他挥舞。

“咣当”一下，那圆筒显然掉至地上。那男人被刺了一刀般尖声喊叫着冲进了室内。

我不由笑了，这是我六百年来笑得最开心一次。

我第一次知道做鬼原来也是有乐趣的。

我轻轻抚摸着那人皮说，杜十娘啊杜十娘，这些年你太寂寞啦。



寂寞尽处是笙歌，我曾是妓女，知人世惟一的好，便是可以惊喜怨愤颠，百感交加。

做鬼很无聊，做水鬼更是无聊，只能日日数着鱼虾与水泡渡

日，哪有这样的男人，可供我当夜点消遣，白骨绽欢颜啊？

留下来吧，我对自己说，杜十娘，要它两日再走，方不亏回来一遭，换取些许记忆留待日后品尝。

复走回屋去，拿起百宝箱，四下查看，看可有地方将它隐藏。

走近衣柜，轻弹木质，回声钝钝，原是上好红木造就。

“咿呀”一声，打开柜门，映入眼帘的尽是衣裳，尽是黑白灰三种颜色。

这个宝儿，穿衣原是偏于素淡的。

心虽不喜，但仍一件件试穿，穿着穿着，不由想起十三岁那年，有天，也是这般试衣。只是衣是红衣，鞋是红鞋，鬓角红色的金步摇，嘴里含的也是一粒小小红玉。

平常人家的女儿着了红衣，一般是嫁人，图个喜气。我这样的女子，却是图个把自己卖了出去的吉利，从此被人挂了牌号做成生意，只祈流通于市，换回钱币。

红与红也有不同的含义。

侍儿画眉帮我细细梳洗，老鸨妈妈则坐在身侧，授我做婊子、诱男人的规矩。

我细心听取，哪一行哪一门要出人头地，无需付出努力？

天然本事也得经人调教，才可日趋完美。

名妓并非天生，除了美，除了艺，讨好男人，从嘴头到床帷都要流着蜜，方可令他百般依恋，不得不回，身不由己。

我永远记得第一个男人，五短身材，面目丑陋，如有的选择，第一次，我不会要他进入我的身体。

而我却是个妓女，作为妓女，我得谢他，他出手阔绰，黄金一千两，奠定我出道的地位。

对一个新人而言，千两黄金，价格不菲，别的处子破身，最多百两，而我，是她们的十倍。

柜里最后一件衣，咦，似曾相识，不是黑白灰，烟霞般灿烂，薄极，显是我也穿过的叫软烟罗的纱质内衣。

当下社会也有这样名贵的衣服，可供女子穿着？真是一奇。

冷月暗香魂



杜十娘

8

忙穿在身上，腰间的带儿一系，镜中人马上慵懒娇媚。

此时一首好听的歌儿响起，忙循着声音寻去，是门，门在唱歌，打开一看，柳遇春立在门外，身后是一片亮光，天已大亮。

想不到我试了一夜的衣。

他眼圈发黑，显是没有睡好，说，我来接你。

接我干什么？一边摆弄纱衣，一边看他，声音不由放至极娇极媚。

他看我，突地拥住，眼里隐然含泪，说，宝儿，宝儿，你终于原谅了我。

原谅了他？不由心底冷笑，负心男人都不可原谅。男人这种东西，给点好颜色，便能开个大染坊，专门会错意。

我不过是六百年来未穿华衣，着了一件，便带出了旧时积习。

但偶他怀里，不舍一推，因我听到了他的心跳，“突突”地，那么有力。伸手摸他胸腔，画了一个圆，拿眼软软看他，旧戏刹时上演，管不住自己，想只想问一句，李郎，李郎，这块领地可属于十娘？

六百年前我常常和李甲做这样的游戏。

而李甲总情深意绵，低低喃语，十娘的，只是十娘的。

只这一句，便令我决意洗尽铅华，从良为妻。也是这一句，令我在做鬼的日子里，反反复复问自己，李甲，李甲，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心是黑的，还是红的？可否有万分之一的诚意？

咦，这个男人，心跳如此有力，“突突”的声响，震我十指皮骨微微舞起。不似李甲，需俯耳上去，才能听清他心跳的声息。这样铿锵有力的心脏，不知是如何负了宝儿呢？

十指微扬，温柔丈量，指尖欲念突然暴长，它想，它要，它希望，看看，只看一下，这个男人的心脏是什么样？他为何负她？她为何投江？

用力挖下，指尖已呈刀状，他却俯下了头，寻我的唇，似要吻下，喘息悠长。

犹如咒语，鬼差的话又在回响，杜十娘，你不可上岸作怪，不可水底做冤鬼兴风作浪，可能应了我？

皮上沁出一身冷汗，我是一只鬼，回来，便携了杀光。

急忙停了，使劲推开他，声音变冷，面若冰霜，审判一般问他，接我干什么？

他失望地看我，以为宝儿仍不肯原谅他，说，包家文没给你打电话？

我不说话。

他又说，今天有一场秀要走，你快去穿好衣服，我等你。

于是进了卧室，脱了软烟罗纱衣，拿它裹住了百宝箱，放进衣柜一个角落。并忙忙穿了一身黑色套装，跟他身后，去赴那叫秀的勾当。

满大街都是冒烟的轿子，像绿色的水龟，在路上飞奔，他拉住我的手说，咱们挡的。

“的”？这东西叫“的”，好生奇怪的名字。

一会儿到了市体育场，远远地听见音乐在响，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看见我便迎面过来，说，快，快，孙宝儿，就缺了一个你，快快换衣、上妆。

我被推进了化妆室。

那里四处是镜，女人成堆，个个坐在椅里，对着镜子又涂又抹，且嗡嗡声不断。我刚坐入一张空椅，便有人拍我肩膀。

是谁？

回头一看，一张狐狸脸，尖下巴儿，柳叶眉。

宝儿，给你衣服。她递过一件玫瑰色的衣裳给我。

我伸手接了，学着别的女人样，换过，随着音乐登场。

台下黑压压的是人，台上是我刚在后台上看过的一个女人，一个个身材修长，风骚地走在一个临时搭建的T形台上，挺胸、抬头，扭腰、提胯……

呵，这便是秀？这样的秀没有人走得过杜十娘。

我踩着乐点，走在了台上。台下各色人等的目光，齐刷刷集向了我。没有人能走出这样的步子，坐唱念打，为这行如风中柳的姿态，老鸨妈妈没少打我。

冷
暗
香
魂





一男子在呆呆看我。

呆头鹅一只，杜十娘在六百年前见过太多。但仍是要诱惑他。

眼风放出，开头、伏笔、高潮、结局，一路起承转合，风行水上，羚羊挂角。杜十娘的媚眼儿原是一篇好文章，引男人的心从高处跌落，跌落，跌落……

直线地跌落。

跌落了却不要他。

不是我残忍，那是我作为妓女杜十娘的职责。

4

全场冰凝似的静默。

而我风中金线柳般袅袅而过，直至走向后台，掌声才从前台化成了水，泼溅而来，不肯歇息。

他们这才醒了。

那胖男人上下打量我，吃惊地，结结巴巴，你……你还是孙宝儿么？

柳遇春拿瓶饮料过来递我，并厌恶推开他，说，老包，你要不要看眼科？她不是宝儿是谁？人明明在这站着，却问这样发神经的话。

老包？老鸨！包家文。一回人世，冤家尽数遇着。

我笑，却不说，柳遇春错了，这个老包没发神经，是个精明货色。

老包也笑，拿胖手拍拍我肩膀，宝儿啊，人家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你，一日不见，就害得我要看眼科。

柳遇春也笑，你早该看了，宝儿本来就好，是你自己没有眼色。说着顺势揽住了我的腰，拉他怀里，令那胖手从我肩头滑落。

咦，他的宝儿别人碰不得，却为何又送至这种声色场合？

前台有人跑来在老包耳边低语了几句，老包便大喊，徐素素，徐素素……唤狗一样的。

徐素素?!

我那同院的姐妹也在这儿？真是一个也不能少。

一个女人跑来，喘着气儿，尖下巴儿，柳叶眉儿，一张狐狸脸，分明是刚才递我衣服的女子。

她个子小小，只及我嘴角，刚才因我坐着，没注意到。

她不看我，却巴巴望着老包，说，什么事？老板。

你快去拿几件衣服给宝儿换了，前台都等着看宝儿的秀呢。

徐素素一脸难色，老板，现在好一点的衣服都让别的模特穿上了，我找不来的。

那老包的脸做开了水陆道场，一脸凶色，去，剥也要从她们身上剥下来，要是吃干饭的？

六百年了，道道轮回，他从老鸨妈妈到包家文包老板，仍是如此死性不改，欺弱凌小。

可人活着谁不若此？强食弱肉，天经地义，他是靠这吃饭的。

但我不愿素素为难，笑问一句，包老板，你家可有哥哥叫包家武么？

他回头看我，胖脸愕然。

柳遇春也在耳边说，宝儿，你怎么了？你知道包家文没有哥哥。

我拉了素素的手说，包老板，对女孩儿温柔点。要不你即使叫你那会动武的哥哥来，宝儿我不上台，你又能怎地？

半笑半胁迫，对这样的人，就得给一碗馄饨汤，加一点酸辣料，我做妓女久矣，深谙其中诀窍。

六百年前，就常常这样给老鸨妈妈下药。

那老包看我，突然抚掌大笑，说，宝儿好幽默。只是衣服不好，你还肯上台吗？我也是为你好。

是个聪明人，自己给自己台阶下了。

我点头，我上，别人是衣饰人，我是人饰衣。杜十娘是谁？肢体的嫣然百媚，不用靠衣裳做形容词打理。

冷
暗
香
魂



杜十娘

12

况我是一只披了人皮的鬼。

而鬼，鬼是自带三分妖惑人心的魅，这个一看字便可知。

老包笑，笑得有点谄媚。他怕我不上台，只要我肯，便适了前台观者的意。

那笑脸渐渐收拢，收拢如六百年前妓院对门王二酒店的一种食品，嘴角处打起几个好看的褶子，一如汤包。

我突地胸口的皮紧了一紧，皮下的骨痛了一痛。

好在无心。

忙拉素素的手转身便行，连柳遇春在身后叫都不曾应。

应不得，不能应。

一如鬼差来抓，急急如律令，我只能忙忙逃遁。

杜十娘啊杜十娘，六百年来你还记着王二汤包，为只为了一个负心人。

这褶子我太过熟识，它是王二汤包的微印，菊瓣一样细细开着，令我做鬼也不能忘了其形。

为只为那家包子皮薄、馅香、汤勾兑得好，又玲珑巧致，李甲最爱吃了。

在从良前一夜，我曾一手执筷轻轻拎着汤包，一手端着盛佐料的洒金碟子，在床头，一口一口喂给他，问，李郎，李郎，好吃么？

他点头说好，我笑着喂他，那喂着的是杜十娘滚汤圆润的爱情。

以为这样便可一生一世，凡凡尘尘的为人妻，过淡定从容的人生，而他不肯。

他不肯，我错了。婊子不配有爱情，婊子的爱情只是床上的呻吟，离了床，便碎尸万断，永劫不复，碾化为尘。

愤愤恨恨，指尖只想抓紧什么，捏碎，捏碎，把记忆也捏碎成烟，断成一节一节，做鬼从此不惦前生。

但愿从未有前生。

可素素似乎着了疼，一脸惶恐，惊异交加地大喊，宝儿快快放我。

她在求救。

后台四下人群聚拢。

忙松开手，素素的掌心已沁出血来，五个指甲挖出的血洞，五弯月亮一般盈着暗红。

那是我的愤恨，却不该加于素素之身。

忙变长指甲，举手示众，说，对不起，素素，指甲留得太长了，我一不小心……

素素惊魂未定，哭着摇头，不，不，你那不是指甲，分明是刀。我痛啊，痛……

边喊边摇着那只伤手。

柳遇春与包家文此时跑来，赶开人群。

包家文看也不看，大喊一声，徐素素，你娇气什么？不就几个指甲印，有那么矫情？

素素不敢哭了，他是她的衣食父母。

柳遇春却走过去握住那只伤手，一看，显是吃了一惊，抬头看我，目光严厉，欲言又止。

素素，对不起，宝儿这两天有点事，心情不好，不小心伤了你，实在对不起。

呵，他替我道歉，道得还诚诚恳恳。

你别哭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他边说边拉她往外走。

我也跟着，对于素素，我不想伤她，这一切皆是意外，一只失控的鬼的意外。

孙宝儿，你去哪？包家文在身后唤我。

我陪徐素素去医院一趟。我边走边答。

换衣服，去走场。他说，声调平平，却斩钉截铁，军令如山。

我不由站住，回身把手轻搭他肩上，指尖软软捏拿，并娇笑问他，如果我不去走场，包老板，你会怎么样？

他胖脸一端，表情莫测，声线更平，不肯吃我花花招式。冷冷地说，如果孙宝儿脑子里没养鱼缸，她会知道我将干什么。

是个厉害角色，利字当头，能软能硬，见风使舵，不肯因色

冷月暗香魂





失大。

我不是孙宝儿，而是杜十娘。我是一只鬼，皮下根本便是一堆白生生的骨，哪有脑汁为鱼做食，何必讽我是个傻瓜？

我知道他要干什么。我不怕失业，可徐素素怕。

看来这次我输，包老板知我软肋在哪，一如老鸨妈妈。

可我不愿输，六百年前太傻，输给了爱情。六百年后，我不想输给一介凡夫。

搭他肩上的手，柔腻如蛇般游走，抚他发丝，一根一根，风吹发底是头颅，包家文的头颅，他有脑，而我没有。

声音软至发酥，调了蜜油，包老板，让我看看，只看一下，哦，你的脑子里可有鱼游？

5

不要玩了，快去换衣。包家文用力推开我，用手摸着自己的后脑勺，眼里闪过一丝疑惑。

显见是指尖的冰凉，令他感到不适。

我在水里待得太久，已是寒气入骨。

仍笑看他，怎么？包老板不让我看么？

包家文脸色一转，堆了一脸的谄笑，宝儿，你知道我也不易，咱这模特班子，又不是正经的名牌班子，还不是人家叫怎样就怎样？看我平时待你不错的份上，好好走场子，再说，这对你说不定是个机会呢。

惯常的老鸨做派，诱人以利，伏低做小，我才不会上当。

还不肯？他边推我进更衣室边说，孙宝儿，告诉你，台下有位电影导演，说不住看上你，你就从此当了电影明星，青云直上了。

电影明星？什么东西？能令人青云直上？